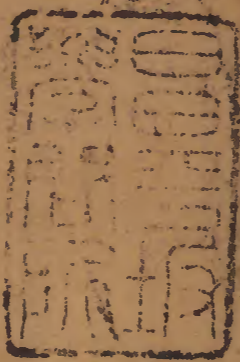


藏書世紀別傳 三十六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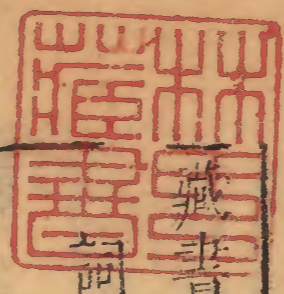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二	〇	類
一	七	〇	號
一	〇	〇	架
三	四	〇	冊

內閣文庫			
六	八	〇	漢
六	二	〇	書
函	三	〇	號
八	四	〇	冊
架	〇	〇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20	
冊數	34	(15)	
函號	286	61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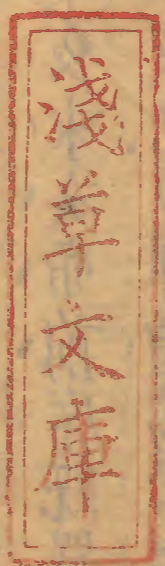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

詞學儒臣

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河南  
 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立聞河南守吳  
 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吳  
 公為廷尉廷尉乃言賈誼文帝召誼為博士是時誼年二  
 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  
 人各如其意所出于是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定官

此所以為賈生

藏書 詞學儒臣 卷三十六

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

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

皆誼發之于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

彭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于是天子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

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乃為賦以弔屈原為長沙傅

三年有服飛入其舍誼自傷又作服賦以自廣又歲餘文

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末文帝前席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

王勝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

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踈濶諸侯王僭擬地

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

匡建云居數年梁王勝墜馬死亡子誼自傷為傳無狀常

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孝武初立舉賈

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誼所上治安策

等見漢書不錄也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荷嘗  
紛亂

三年有服飛入其舍誼自傷又作服賦以自廣又歲餘文  
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末文帝前席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  
王勝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  
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踈濶諸侯王僭擬地  
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  
匡建云居數年梁王勝墜馬死亡子誼自傷為傳無狀常  
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孝武初立舉賈  
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誼所上治安策  
等見漢書不錄也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  
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編臣

卷三十一

一

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饒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  
 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  
 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  
 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  
 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  
 又况於縱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  
 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加此則人主不  
 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  
 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

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  
 而兵破于陳涉地奪于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  
 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  
 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  
 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  
 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  
 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  
 矣而弗自知也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

敢告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于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于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

山言  
激切  
而不  
迂亦  
不煩  
誼言  
曲要  
而不  
遺亦  
不復

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錢

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故其後復禁鑄錢云。

枚乘枚臯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

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于纍卵。難于上天。變所欲。爲易于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

病書 卷三十六 五  
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秦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纍行不知其善

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黽錯爲漢定制廢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嚮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踞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于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令漢親誅其三公子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于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于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于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國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千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



便為郡  
亦必事  
觀其矣

病書 卷三十一  
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  
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白為太子  
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  
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  
臯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  
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其王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  
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臯亾至長安會赦上書  
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  
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詼笑  
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

既不  
能賦  
焉得  
不俳

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  
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臯  
奏賦以戒終臯為賦善于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  
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  
馭狗馬楚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  
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臯  
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  
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嫚東方朔又自詆嫚其文骯髒  
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  
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鄒陽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于

以漢人而  
述秦文  
者鄒陽也

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  
 眚有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  
 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  
 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于期非新于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于志而慕義無窮  
 也是以蘇秦不信于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  
 之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  
 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  
 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  
 豈移于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昔者司馬喜躡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于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于世義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于朝假譽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親于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于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諛而三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

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于俗牽于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于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于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  
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  
情慄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于士則桀之狗可  
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盼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而爲萬乘器者  
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  
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  
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

扶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  
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  
按劍相盼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而不牽于卑亂之語不  
奪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  
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狗彘之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于諂諛之  
辭牽于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  
忿于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飭入朝者不以利汗

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于威重之  
權主于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  
于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數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

嚴助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  
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王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蔥奇  
等並在左右是時朝廷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秦言國家便宜上  
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譏其  
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  
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併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  
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  
于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  
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于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  
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  
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  
 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與兵擊南越  
 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  
 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  
 已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  
 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于南越南越王  
 頓首謝罪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使諭淮南助由是  
 與淮南王相結既還上大說因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  
 貧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

用可乎  
 人

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王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願  
 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于海  
 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  
 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策詔許之因留侍  
 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  
 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  
 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  
 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交私論議  
 起于奔市  
 漢法亦嚴  
 天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

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如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饒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旬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買臣坐事免，復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夷越王

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

低且陟

成書

儒臣

卷三十六

十四

此屠狗之  
行何與儒  
已

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  
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  
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  
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  
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  
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  
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  
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  
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

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  
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  
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有罪自殺上  
亦誅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  
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後東都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  
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  
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  
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



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  
胡說  
 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  
 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  
 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  
 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  
 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  
 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敝  
 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  
 義理故機變械飭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今陛下昭  
 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

坐二千石  
 良是

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  
 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  
 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  
 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  
 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  
 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  
 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  
 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  
 也竊以為無益于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  
 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及汾陰得寶

只誦服好

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于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召而問之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于公劉大子太王成于文武顯于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妙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

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于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聖主不省資用之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

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  
 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  
 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  
 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  
 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  
 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  
 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于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  
 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  
 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及尊立  
 衛皇后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  
 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危日久矣且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  
 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  
 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  
 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二十萬眾築北河終不  
 可就已而棄之後朱買臣難訕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  
 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  
 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日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  
 賓客不吾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

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至，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浹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偃之祠仍成詣

知之 李生曰：此漢武英雄語。然王父知絕貧時賓客，而不知貴時客亦猶是也。

### 徐樂嚴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以為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五刑。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子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

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也。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宜有不安，其處者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

嚴安者，臨苗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其辭亦美。

終軍

亦是  
常語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變而上通之符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還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

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顛已之宜者。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

也。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不鼓，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秦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前三奏不許矣，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所犯者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誅乃服罪，當死。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

將軍 宜在 將帥 更絕 國之 列勿 疎上 隨諸 後臣

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令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駕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

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陳明卿曰：趙普有讀一半論語之說，而讀全書者少矣。賈誼胸中有一部餘，則半部甚有不成其半部者。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七

詞學儒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擊劍，名犬，子及長，文翁遺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又學之士，鄒陽、枚乘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曰



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  
肅臨叩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令有重客為具召之  
并召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至臨叩令不敢嘗食  
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強而至一坐盡傾酒酣臨叩  
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  
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  
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  
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  
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  
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

有此客  
不可逃矣

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  
謂長卿曰第俱如臨叩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  
如此相如遂與俱之臨叩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  
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耻  
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  
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  
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  
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諂子  
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正。獲身。其。夫。自。白。

此。相。如。上。真。文。君。

天。下。至。今。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為郎相如為郎數歲會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

帝為非  
孫恐非  
錄

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方知女有眼睛也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因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懼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如不遇  
于其賦  
取于女

久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  
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遺  
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  
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  
如口吃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李生曰論者以相如詞賦為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  
且徒然故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為者雖工而  
其志不樂况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為大奇  
也嗣是而降賦莫盛於楊雄文莫尚於韓愈然雄已不見  
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

奉一夫  
之婦人  
不足翁  
諸富翁  
衣冠也

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  
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獨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  
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于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  
吾謂漢武帝真不世出之雄者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  
相如之客臨邛也臨邛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  
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下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  
陪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亦何偉也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  
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  
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於王孫  
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筭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

藏書  
卷三十一  
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耻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寡諧奈之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子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伍被

伍被楚人也以才學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養士數千人高材者有八曰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而被爲冠首淮南怨望厲王歿時時蓄有邪謀後坐東宮召被欲計事呼被曰將軍上被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因稱說漢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

用騎上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  
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  
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  
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  
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  
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  
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  
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卒破大梁敗狐父奔走  
而還爲越所禽歿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  
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

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  
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  
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  
陽耳何足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  
朱驕如皆以爲十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  
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  
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  
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

王不知人  
安能用人

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

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煨燬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齊海內汜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

現行  
事直且  
節漢子  
豈時雅  
漢美哉

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天子以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晝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

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林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王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羹藜噲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知以塞厚望應

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于  
 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鏗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  
 若擘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  
 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  
 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駟駮乘  
 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  
 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入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  
 馬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

此宋人文  
 字

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英俊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審子飯牛  
 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  
 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  
 離疏釋躋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  
 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列



風龍興而致雲、蟋蟀、秋吟、蟬、螿、山、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譬、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平、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勳與和氣、游休徵自至、晝夜無

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訕信、若彭祖、响嗟、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日、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歸、太子喜、褒所為

其泉及洞簫頌，今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行修飾，擢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

向有休有  
用大儒也  
其吾陋之  
何陋之有

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

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  
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  
為諫大夫恭顯好皇帝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  
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乃使其外親上變事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  
繫獄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殺天子  
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  
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懼其傾危乃上  
封事其略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  
開羣枉之門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

可以為

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  
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  
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  
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  
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  
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  
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  
人成羣誠足愠也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  
內重堪又患衆口之瀦乃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漢書

儒臣

卷三十一

七

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亦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舛。

減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  
 微孔子葬毋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  
 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  
 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  
 而及其子歿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  
 坎其高可隱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  
 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為儉誠便於  
 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  
 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櫛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

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  
 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坐墮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  
 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  
 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  
 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臧葆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  
 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以歿  
 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  
 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  
 又何為哉向又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  
 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者序次為

帝每  
至不  
斷

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  
時時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上雖不能盡用然內  
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  
稚奇陳湯智謀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  
危劉氏今吾幸得同姓末屬纍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  
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輒加優禮吾而不  
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  
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  
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  
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

即陳向甫  
之餘而  
文同佳

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  
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  
數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居  
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  
氏篡漢李生日子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春秋  
之後為戰國既為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蓋與世推  
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  
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獨盛於春秋  
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  
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

處世之要  
代歷代不  
亦

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羣小構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為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為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于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虫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為五霸之事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為者焉晉氏為三呂氏為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為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干

大都帶一  
分註意此  
卓吾必痛  
惡之此其  
痛疾孰知  
做和尚亦  
少註字不  
得也

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燬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吳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褒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於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為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魯衛之人矣

崔駰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祖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

以止為止

以行為止

殺身可也  
危所生不  
用也

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  
 得幸於莽位至大司空乃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歎  
 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  
 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  
 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  
 刑罰不中乃陷人於案此皆何罪而至遂理出二千餘人  
 掾吏扣頭固爭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  
 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榮  
 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驗臨終  
 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焉篆至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

苦述亦多  
漢已息之

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  
 固傳毅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時人譏其太玄靜駟擬楊雄  
 解嘲作達旨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  
 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  
 謂其侍中竇憲曰卿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帝  
 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憲由此見駟笑  
 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遂揖入為上客居無幾帝幸憲  
 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欲見之憲以為不宜帝悟曰吾能  
 令駟朝夕在側何必於此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  
 辟駟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

成書

儒臣

卷三十一

七



此各條所  
以見其也

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諍憲不能容  
因出駟為長岑長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所著詩賦  
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  
瑗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  
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  
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  
張衡特相友好辟車騎將軍閭顯府時閭太后稱制顯入  
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瑗  
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  
寵惑蠱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蹠孽少帝即位發病朝中

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長史共見說將軍白太后收  
京等而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而禪  
未敢決會北鄉侯薨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閭顯兄  
弟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  
而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  
為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  
歸不復應州郡命子寔字子真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  
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仲長統曰  
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凡天下所不理者  
嘗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

蓋經長者

漢書

儒臣

卷三十一

七

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猶豫岐路莫適  
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  
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  
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僞巧以故  
百姓囂然復思中興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  
後乃理哉期於補從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  
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  
云設不彊人以不能皆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  
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  
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

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  
士間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其達者或矜  
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  
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故宜量力度德參以霸政重賞  
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  
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  
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  
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  
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  
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

節是鳴和

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  
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  
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  
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  
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  
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  
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凡運之會  
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  
路傾險方將掛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昔  
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

帝惟以  
故能重

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  
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  
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  
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  
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  
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召  
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為  
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  
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建寧中病卒光祿勳  
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

碑頌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毋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侍者曰好皇帝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好兒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烈亦有文才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

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卽一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吏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袁山松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

論衡亦好  
只如繁枝  
不刪弄花  
不易

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疑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尔共之勿廣也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譴物情以觀見當時共五篇云符之論曰帝王之所尊敬

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

論譎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  
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  
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  
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癰病。富貴盛則生驕疾。愛子而賊  
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什死深牢銜刀  
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卑。而增  
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  
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  
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蓄崇財貨。而行驕僭耳。  
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

思亦開  
宋奈

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  
思傳世之美。豈不惑哉。夫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  
佞危。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  
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  
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  
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耳。夫志道者少。與逐  
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  
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  
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

奇  
妄生羽毛

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

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氏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冝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凡療病

恐當時急  
務更有在  
亦嫌比偶  
清潔一段  
都好

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  
可長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  
姦可塞而國可安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  
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  
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  
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廷自明者  
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  
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先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  
其幸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  
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視物而

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  
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以養姦活  
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  
心且脫重桎夕還囹圄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  
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  
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後渡遼將軍皇  
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  
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  
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幹卒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倣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嘗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

亦猶川偶

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踟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雲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闈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

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志。其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沉瀟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瓊。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

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東海繆襲常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今簡擬其略曰：豪桀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公，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執不足復較，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可用此爲終歿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

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桀之心既絕士民之心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戲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澶漫彌流無所底極遂至熬天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詭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

從其目喜怒則人隨其心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有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

世人主一切之愆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植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五之長才足以長一五者也一國之君才

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  
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  
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  
千、里、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  
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歿、亡、  
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未、作、以、一、本、業、敦、  
教、學、以、移、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  
俾、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  
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  
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

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  
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  
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  
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  
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  
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  
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  
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或、曰、善、爲、政、者、  
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  
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

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蹄，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未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

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

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漢之隆盛於是焉在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篤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

好

既得  
人必  
重任  
之

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

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詰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盖親疎之執異也。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

邪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建寧三年，辟司徒喬玄府，玄甚敬待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之爲列。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上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又特詔問邕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每詔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邕經學深奧，故特遣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上邕對其末曰：「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

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宜語左右，事遂漏洩。中常侍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邕於洛陽獄，劾以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璜女夫也。使客追刺邕，客感其義，莫肯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邕得免焉。在東觀時，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未及成書。因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大赦，乃赦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

智起舞邕不荅智者中常待王南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  
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謗邕慮  
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告其吳人曰吾嘗經會稽  
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閭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故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竒聲  
獨絕是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  
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爲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  
異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邕初在陳畱其  
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醜客有彈琴於屏間  
者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

者以告主人主人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者曰我向鼓  
絃見螿蝦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螿蝦爲之一前一却  
吾心聳然惟恐螿蝦之失之也邕曰此足以當之矣靈帝  
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  
能族人邕不得已詣府署祭酒甚見敬重補侍御史又轉  
侍書御史遷尙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然卓多自狠用邕  
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  
苦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  
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  
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

成漢史未  
如何如

馬日  
一種  
之意  
百楚

之大賊君為王臣所空同忿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  
其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  
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  
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  
而所坐無名誅之恐大失人望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  
使作謫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  
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  
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  
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歿獄中時年六十一縉  
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

之與兖州陳留之間聞者亦皆畫像而頌焉

禰衡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  
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州乃陰懷一刺刺字漫滅竟無  
所之是時許都新建四方賢士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  
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吾焉能從屠沽兒游耶又問荀文若  
趙稚長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惟善  
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  
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  
與為友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操自稱狂病

視公如左  
視操如鬼  
我未盡也

成書

儒臣

卷三十一

三

不甯往而數有傲言操懷怒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吏本欲辱衡反爲衡所辱孔融退而數之日正平大雅固當爾邪衡因許往融復見操說衡願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稅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蠅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人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騎送去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入而大號

怕

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嘗與諸文士共草奏並極才思衡見之開省未周因毀抵地表大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成文辭義兼美表復大喜益重衡衡復侮慢表表耻之轉送至江夏江夏太守黃祖亦善待衡衡爲作書記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與衡遊共讀蔡邕所作碑射愛其辭旣還恨未得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及射馳使寫碑還校如之以是射益歎伏焉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酌酒而請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慙

訶之衡更熟視曰。歿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便欲加箠。衡大罵。祖恚甚。遂殺之。射徒跌來救。已不及矣。歿時年二十六。其文亦亡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八

詞學儒臣

曹子建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為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故操特見寵愛。後征孫權。使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操狐疑。幾欲以

以才寵必  
毀才奪

藏書

詞學儒臣

卷三十八

一

爲太子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乃悔而罷之丕篡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并就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沒沒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王粲 并建安諸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邕倒屣出迎粲年幼容狀短小既至一坐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卒粲勸表子琮歸曹操操辟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而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并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雋而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用其豪傑及平江漢引其賢雋置之列位海內回心望風願治三王之舉也遷軍謀祭酒魏

此怪才何  
近奇也

國既建拜侍中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杷蓋局使更以他局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善屬文舉筆便成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與丕植友善幹清玄體道大行脩備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內向欲以劫太后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

平論可以  
是謗

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佯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為亂首矣進不納竟以取禍琳避韃冀州袁紹使為檄以侮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也使與瑀並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

載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三

又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近出瑀隨從因與馬上呈草  
操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  
掾屬瑒瑒各被辟用瑀以十七年卒粲以二十一年從征  
吳道病卒幹琳瑒瑒二十二年卒觀曹丕書與元城令吳  
質及典論論文可見矣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又  
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客荊州曹操素聞其名召與  
相見甚敬異之遣詣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未與談時大  
暑植呼常從取水澡訖傳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  
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於是乃着  
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之優劣次頌古今文章賦  
誄及當官政事所宜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  
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侑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嘆植  
之材謂之天人焉陳留路粹十九年轉秘書令從大軍至  
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  
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徐阮  
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余竊怪其不甚見用  
以問大鴻臚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贛休伯都無格  
檢元瑜病于體弱孔璋實自粗疏文蔚性頗忿讐如是彼  
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

諸君不及  
魯連鄒陽  
逸然才建  
真清才名  
曰借人不  
經也



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可壯觀沛  
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  
人之列瑒弟璩璩子貞亦以文章顯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華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阮籍  
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晉篡位拜黃門侍郎武帝嘗問漢  
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左右  
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吳滅封廣武縣侯華名震  
一世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而荀勗自以大族恃  
恩憎疾之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未幾朝議欲徵入相而

馮統又害之故終武帝之世華只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  
華爲太子太傅與王戎裴楷何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  
駿誅楚王瑋稱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  
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曰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  
謂是國家之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  
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瑋誅華以功拜侍中化下邳王  
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擾亂關中氏  
羌反叛故以梁王彤代之倫旣還詔事賈后因求爲尚書  
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所  
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舍監省日數有妖怪少子避以中

華書才多  
華而不實  
非耶

台星折勸華遜位不從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  
 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  
 華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  
 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  
 頤俱被收夷三族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至于窮賤候  
 門之士有一善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  
 載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之以取正焉天下  
 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惠帝中人得鳥毛三丈以  
 示華華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  
 華鮮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試以苦酒灌

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  
 得一白魚質狀殊常故以作鮓相獻耳武庫封閉甚密其  
 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示雉側果有蛇蛻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  
 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  
 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  
 盛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  
 華要煥宿獨共登樓仰視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  
 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在何所煥曰  
 在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

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  
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  
劍光彩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皆怪  
以為神物也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  
得兩送一可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  
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  
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煥書曰詳  
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復  
合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  
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

大可消離  
合得喪之  
感

間躍出入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  
蟠索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遂失  
劍雷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復合之論此其驗乎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父抗卒機領  
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機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  
十年乃述其父祖功業作辯亡論二篇太庸末機與弟雲  
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趙  
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謚功賜爵關內侯倫將  
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

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付廷尉賴成都王穎收理  
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  
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不從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感全  
活之恩謂穎必能庸隆晉室遂委身事之穎以機參大將  
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  
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率  
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鄉人孫惠勸機讓都督于粹機  
又不從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屢譖害之機始臨戎而  
牙旗折意甚惡及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  
遂大敗死者如積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超領萬

見

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  
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  
拯勸機殺超機又不能用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又爲書與  
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  
殺之遂譖機于穎言機有異志故穎發怒使牽秀密收機  
其夕機夢黑幘遶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  
着白恰與秀相見因與穎賤極其悽慘乃歎曰華亭鶴唳  
可復聞乎遂遇害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死是日昏霧晝  
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云機天才秀  
逸辭藻宏麗張華嘗曰人之爲文嘗恨才少而子更患其

爭自道

戎書

儒臣

卷三十八

多第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第也後葛洪著書以為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弘麗妍瞻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

左思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故因以為氏焉父雍官至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又學鼓琴悉皆不成雍謂其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也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一句即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思自為不

受其覆死  
張難

謝班張而時未之重思聞安定皇甫謐有高譽乃造而示之謐大稱善遂為之序繼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等經學名公咸共稱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有作與弟雲撫掌笑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也及賦出機歎服自以為不能加焉齊王冏命為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謝靈運

靈運玄之孫也靈運與顏延之皆為江左第一議者謂靈運縱橫俊發過延之而深密不如誠然乎否靈運以見愛從叔謝琨襲封康樂公性豪侈好鮮麗車服衣物多改舊

制宋受命靈運爲太子左衛率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好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寒郡一周稱疾去以父祖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乃移籍會稽修理舊業與隱士王弘之等於盪爲娛每有詩一首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及徐羨之等誅乃徵爲秘書監令撰晉書未就遷侍中靈運工書作文竟便自寫故文帝稱爲二寶每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不踰而並見任遇于是稱疾不朝穿池種竹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文帝不欲傷之但諷旨令

自解靈運乃表陳疾得假即東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黜時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共爲山澤之游惠連有奇才不爲其父方明所知靈運初去永嘉還始寧方明時爲會稽靈運造方明見惠連又見何長瑜在惠連所乃語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尊長飴以下容之食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我便共載去既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衆多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每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一日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太守

以逐客為  
山賊

詐語可厭  
多求可憎

放出山賊  
手

痛書 卷三十一  
王琇大驚以為山賊也。會稽太守孟顛素為靈運所輕，嘗語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之。會稽東郭有田，靈運求決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顛言此湖近郭，水物所出，百姓惜之，既不得回踵，復求始寧休暉。顛又執不與，而奏言靈運有異志。靈運乃馳詣闕，自陳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更以為臨川內史，而靈運在郡游放不異永嘉。又為有司所糾，文帝乃遣收之。于是靈運遂舉兵反。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晉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禽送廷尉廷，尉論斬帝愛其才，降死徙廣州。後獲同謀者，乃詔于廣州棄市，臨刑歎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也，年四十九。

顏延之 劉穆之附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飲酒不護細行。宋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為一時之選，而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甚疾之。徐羨之等亦疑延之為同異，少帝即位，遷始安太守，領軍謝晦謂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矣。」黃門郎殷景仁曰：「人惡俊異，世疵文雅，無足怪也。」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

兵校尉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復出為永嘉太守延之乃  
 作五君詠以見志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  
 阮籍云物故不可論窮途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  
 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獨山濤  
 王戎以貴顯被黜不與五君之列湛及義康見之大怒欲  
 黜為遠郡于是延之屏居不豫人事者七載文帝嘗召延  
 之間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酒  
 何尚之嘲之曰誰得臣狂延之曰其狂不可及也劉湛誅  
 延之為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延之性褊激兼有酒過既  
 醉意直言無所回互故議者謂為顏彪但居身儉約不營

不虛語

好本成

賈際評

財利布衣疏食酣醉郊原而已孝武登祚竣已貴重竣有  
 所供皆不受器服不改宅宇如常一日乘羸牛車逢竣鹵  
 簿來前延之急趨屏道側後見竣語曰平生不喜見貴人  
 今者不幸見汝矣見竣起宅則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  
 拙也有愛姬恃寵盪延之墜牀竣怒殺姬延之大痛惜坐  
 靈牀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姬排屏風壓之懼而  
 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二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采齊名而  
 遲速不同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  
 運久之乃就嘗問鮑照以已與靈運照曰謝五言如初日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大以



延之亦非  
也

為恨平生每薄湯惠休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  
然是時議者皆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  
也江北稱潘陸江左稱顏謝

劉穆之字道民劉裕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主簿何  
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矣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  
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嘿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  
室壞布囊為袴往見劉裕裕謂之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  
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舍卒用人當無  
見踰者裕大笑即于坐受署從平京邑獲大處分遂委以  
心腹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是時晉

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  
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  
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楊州刺史王謐薨裕以  
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楊州又欲令  
裕于丹陽領州而以内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  
皮沈以二議咨裕穆之密白裕曰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  
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萬古既有大功  
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復為守藩之將邪劉  
孟諸公與公俱起皆欲匡主成勲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  
一時推功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

相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若復他授便應受制于人矣今朝議如此惟應云神治本宰輔崇要非可懸論便覽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其言由是入輔穆之凡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詐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復留意裕既不能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裕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時朱齡石亦善尺牘嘗于裕坐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亦得八十函八年加穆之丹陽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裕疑長民難獨任留

齊并丁語

穆之以輔之長民果有異謀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乃小阻穆之亦厚為之備因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十二年裕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甲仗五千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十三年卒年五十八裕在

長安聞問驚慟及代晉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誕節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屬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金料貯檳榔一斛遺之不必

少人懷

鮑照

鮑照字遠明東海人文詞贍逸尤長樂府文帝選爲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海王子項鎮荊州以爲前軍參軍時江外諸王皆拒命

子項敗遂遇害

謝朓

謝朓字玄暉齊隨王子隆鎮荊州以詞賦深被賞愛爲長史王秀之所疾卒補宣城太守後遷主吏部郎永元初江祐謀立始安王遙光引以爲黨不從收下獄死年三十六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齊初爲征虜記室奉侍文惠太子最親遇太子入居東宮約爲步兵校尉管書記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與焉初蕭衍將謀大事約叩其端而不答他日又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

期萬物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將終讖云行水中作天子何歷然也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樊沔時應思今王業也就何所復思自至京邑氣序已移若不早定大業萬一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敢有異圖者矣豈復有人更同公作賊耶約出衍乃召范雲告之雲對與約同衍曰智者乃爾暗合耶及衍代齊約爲尚書僕射天監十二年病悸卒年七十三約孤貧少時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約遂覆米而去性嗜學聚書至二萬卷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于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初梁廢齊和帝爲巴陵王又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

居之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王頷之乃遣鄭伯禽以醇酒進王就榻殺焉至是約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約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伐之事全不由已故武帝謚之曰隱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後入鄉校乃感悔始讀書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鄰勝境可營山陵武后竒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后召見賜筆札中

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于是吐蕃九姓叛詔田楊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常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今九姓叛亡非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積非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耳有司乃以楊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恐非羈戎之長策也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楊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為

以克仁佐  
武后伯王  
故非詞華

政之要子昂乃奏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益刑以禁亂亂靜則刑息不為承平設也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納錢二十萬緡簡簿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福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善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

為海內文宗

許敬宗 附李義府

切音作立  
門戶可送

敬宗杭州人善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敬宗喜  
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立門戶及駐蹕山破賊  
帝命草詔馬前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詔令高宗即位遷禮  
部尚書敬宗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為有司所  
劾及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獨宣言曰田舍子  
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  
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  
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進中書令乃陰連后謀逐韓瑗

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  
灼後東封次濮陽高宗問竇德立曰此謂帝丘何也德立  
未及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  
下其后夏后相因之為寒浞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  
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  
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  
居之左氏稱相奪子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  
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對曰夏禹導沆  
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沆地過  
河而南出為滎又沆而至漕濮散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

南入之。所謂洙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肢，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耀，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而自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者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始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

傳龍書

宗舞蹈求生，世以為口實。敬宗銜之，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敬宗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為繼室。子昂丞之，敬宗怒，奏斥昂領外，久乃表還，咸享初以特進致仕，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鬻落謚曰謬，其孫彥伯訴于朝，有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孝，以日食萬錢，猶謚謬，醜况敬宗忠孝兩棄乎？執不改。彥伯，昂子也，頗能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敬宗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彥伯累官太守，舍人既與思古有

儒臣

卷三十八

七

曾才多

憾每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先子報讐，爾彥伯慙而止。李生曰：世謂晉人多風，致何曾日食萬錢，風致尚矣。曾嘗指諸孫曰：爾輩必及于難，懷愍二主首領不保，何有于金谷園？何有于石季倫、潘安仁、張茂先、陸士衡諸名士等哉？然則曾之智早矣。予故稱之曰智君，而改謚曰明哲。

義府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除舍人，得侍太子，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焉。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為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瘦而有智。因與謀曰：武昭儀方有寵于上，上欲立為后，畏幸

笑中方人  
猶四凶皆  
儒臣也哉  
辱至此

相議蓄而未發，君能建白，立為后，轉禍為福。在此時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大悅，賜珠一斗。遂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遂相濟為奸惡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禍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後事聞，有詔鞠治。義府計窮，遂逼正義縊死獄中。未幾，進中書令。後除名，流雋州。憤恚死。子洽、洋、流、延州，津、流、振州，壻元貞亦流延州。三子及壻同日流竄，人以為誅四凶云。

儒臣

卷三十八

三



張說

張說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說廷對忤后旨流欽州睿宗即位玄宗為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兼修國史景雲三年玄宗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為宰相說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至忠等已誅乃召說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為澄寒胡戲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馬焉知無駒支之辯田余之賢

真小人

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可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納之說與姚崇不合又罷為相州刺史徙岳州說既失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頽為相悅因作五君詠其一詠瓌也候瓌忌日使人獻頽頽覽詩嗚咽因見帝稱說忠勲不宜棄外說遂遷荆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勅齋藁即軍中論撰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

儒臣

卷三十一

三

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曠騎者也既而代張嘉貞為中書令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總不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糜費說曰自古帝王莫不崇官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豈所以昭盛德乎說曰然則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

文章自不可減

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即奏行之說有材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多而折叱罵然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既謫岳州詩益悽惋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固辭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為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蘇頲

蘇頲武功人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拜中書舍人時頲

唐文氣昌而詞鮮莫如頲

文書

儒臣

卷三十八

三

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  
 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  
 重無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  
 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詔以頌為中書侍郎加知制  
 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頌始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  
 嶠蘇味道號蘇李今朕得頌及又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  
 國公時詔立靖陵碑命頌為之詞頌辭曰前世帝后未嘗  
 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皆須營立  
 矣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  
 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能推其長在上前數奏璟或未及

或少屈頌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頌更申執故上未嘗不從  
 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  
 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盡斷公不顧私則今丞  
 相為過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  
 按察節度劔南諸州詔頌收劔南山澤鹽鐵自贍頌尚簡  
 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頌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  
 贏市穀以廣見糧時使蜀者檄取庫錢市帛半臂琵琶捍  
 撥玲瓏鞭頌不予雋州蠻苴院與吐蕃共謀入寇獲其間  
 謀將吏請討之頌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苴院愧阻  
 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

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故禮部尚書頊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威宜即退朝以明君臣之誼帝曰朕意也即日帳哭洛城南門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當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頊叙事外自為文章云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于廣州刺

宣入真節  
名臣

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擢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怠於事天不可又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一

三

謂此等語  
不宜空擊  
節

爭相賞功  
大奇

筆之人溺於文墨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爾今反求精  
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時  
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  
中書舍人說又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  
秘書少監遷工部知制誥九齡數乞歸養不許上乃以其  
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既又遷中書  
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林甫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上  
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不可以賞功帝曰假  
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

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  
九齡曰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仙客河湟一使爾使  
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仙客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  
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  
職爾陛下賞以金帛可也裂地則不宜帝怒曰豈以仙客  
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  
相材也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上由是決用仙客九齡  
內懼恐遂為林甫所中因上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  
曰苟效罔之得所雖殺身又何怨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  
感恩於篋中上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

仙客久之，貶荊州長史，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九齡體弱，有醞籍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上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上于秋節，羣臣並獻寶鑑。九齡獨上事鑿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叱之曰：「房帷中安得有外言？」遽奏上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

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官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勅令免官。而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遣使祭韶州，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也。

李白 附張旭裴旻

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

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擊劔為任俠輕財重  
 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  
 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  
 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  
 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  
 得白為樂章召而入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  
 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  
 鞵力士素貴恥之搥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  
 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與知章李適之

自識郭子  
 儼便是  
 人張孔

汝陽王璉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還  
 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與崔宗之自采石至  
 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宛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  
 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  
 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儀嘗犯法曰為救免至是子儀  
 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  
 若思將吳兵三千起河南道尋陽釋白囚辟為參謀未幾  
 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  
 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  
 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

家禁樵採訪後裔惟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  
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  
因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  
止嘉歎爲復其夫徃役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嘗欲一  
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  
曰千鈞之弩一發百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  
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  
大放于宇宙意欲耗壯心而遺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  
爲人矣任華送李白之漕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  
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

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太白乎何有以上諸  
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文宗時詔以白歌詩  
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  
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  
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  
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  
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  
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  
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  
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  
 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  
 平多馬旻善射一日得馬三十休山下有父老曰此彪也  
 稍北有真馬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  
 叢薄中小而猛據地而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  
 復射是亦摧撞息機者也

令人自失

陳明卿曰造簿書備遺忘今反求精於簡牘而粗于人  
 才豈特儒臣語哉

藏書卷三十八

八終

